天涯诗海

山涧溪流

（外一首）

■ 王跃英

山涧里，溪流是最柔软的存在。

它们身居最低处，身份卑微，与世无争，随遇而生，随遇而安。

溪流不惧风雨。

它们只有一个流向，就是流向低处，流向不能再低处，直至流出山外。

是弱小的缘故吧，山涧的溪水，有时流着流着，就不见了，好像死了一样，无影无踪。

但是，只要一直向低处看，还会找到它们的影子。

原来，溪流就是死了也不会改变流向的。

它们知道，流向低处就是它们的归宿。

它们不知道的是，山外就是最低处。

最低处，就是人间。

山里的石头

山里的石头，是大山的孩子。

它们是山体分娩出来的产物，所以它们的血缘与大山相同。它们硬朗，坚实。

就是远离大山，它们也不会改变气质，更不会改变血缘。

它们是大山的孩子。

即便到了人群熙攘的都市，它们也会顽强生长，让接触到它们的人，生长出一次次相见恨晚的启蒙。

鸟一叫，花朵就醒了

（外一首）

■ 郗智成

早春的风，情商是最高的
冷了一冬的脸，见到三月
马上笑脸相迎
谄媚的把凛冽换成料峭

被捆绑一个季节的小溪
对严寒恨得咬牙切齿
终于熬过了刑期
一点一点舒活着筋骨

此时，所有的蛰伏都跃跃欲试
于无声处，等待最佳的时机
三月，有一声啁啾没能憋住
鸟一叫，花朵就醒了

蓓 蕾

把包得紧紧的心思打开吧
天暖了，还犹豫啥
让怀了一冬的春
出来听听鸟语，晒晒太阳

然后，你就亮亮堂堂地开
要多芬芳有多芬芳
枝头会为你绿一辈子

春天来了

■ 张 雯

冬挥着僵硬的手臂
开始与大地道别
春的气息呼之欲出
被冬一起带走的
是奄奄一息的冰雕
和春一起走来的
还有不错的心情
曾经的不尽人意
遗忘在心的犄角
美丽的春姑娘
会给你一个暖暖的拥抱
此时在你的脸上
早已开出杏花的微笑

百家笔会

三月，那灿然的红

□ 黄道娟

满树的红花当然也是鸟儿的最爱。每天清晨，我站在窗前，看见身着不同花色的小鸟落在火红的枝头上，上蹿下跳，叽叽喳喳追逐着，嬉闹着，演绎着南国春天的温馨与和谐。

时光，通过正月这条河，一点一点驶向春天。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欣欣向荣。海南的春天，是从一朵木棉花开始的，当满树飘红，花事正浓时，就迎来了三月最浪漫的时光，红红火火，炫目灿然。

李清照说：“雪里已知春信至，寒梅点缀琼枝腻。”说的是寒梅报春；而孙光宪诗云：“木棉花映丛祠小，越禽声里春光晓。”说的是木棉花开，春光大好。

三月，迎着徐徐春风，高大的木棉树上朵朵红花怒放，迎来盛花期。在海南环岛高速公路旁，在去往各景点的路上，在乡山野岭，在城市的某个角落，皆可见开得红艳艳的木棉花。木棉花儿灿若红霞，映红了天，映红了地，映红了游人的笑脸。春之魂魄，春之清纯，春的希望与灵动，倏然而生。这是海南春季里最灿烂的花，最耀眼的花。

喜欢一种花，便心心念念，有所牵挂。在我办公室窗口正对着的美丽之冠广场就有一棵木棉树。从一月底，第一朵木棉花绽放后，一直开到三月，满树飘红。朵朵花儿就像炽热的灯盏，把春天点燃，令人赏心悦目。满树的红花当然也是鸟儿的最爱，每天清晨，我站在窗前，看见身着不同花色的小鸟落在火红的枝头上，上蹿下跳，叽叽喳喳追逐着，嬉闹着，演绎着南国春天的温馨与和谐。此时，鸟儿，花儿，与美丽之冠、大树公馆的彩色楼宇形成了一幅浓彩的中国水墨画。

一天，我路过广场，恰巧一朵木棉花掉落下来。拾起，碗大的朵儿，还带着阳光的余温。五瓣肥厚的叶片张力依旧，包围着一束整齐而绵密的花蕊。正端详着，一位刚泊车、自驾游的新疆姑娘指着木棉树问我这是什么花，我说是木棉花。她说：“真漂亮。我第一次看见。我们新疆的棉花雪白的，长在地上，你们这儿的棉花火红的，长在树上。”她呼唤伙伴过来一起看，还让我给她们拍照。俊秀的脸庞，红艳的长裙，蓝天白云下，满树盛开的红花，那一刻，春光浪漫，春花灿烂，人面如花，真美。

我喜欢木棉花，不仅因为它简单而美丽，朴实而热烈，更因它独立的个性。花开时全盘托出，非常专注，满树飘红，花谢时张力依旧，绝不萎靡。它总是抓紧在冬天落叶，春天开花，花谢后再长叶再结果，生命有序轮回，干净利索。著名诗人舒婷在她的《致橡树》中，把木棉比喻成与橡树携手相依的爱人：“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在诗人的眼里，木棉树是树中的“娘子军”，是可以和橡树肩并肩，屹立于苍穹之下，一棵独立的、有气节的树。

木棉树是刚柔相济的，木棉花的那一抹红，永不褪色。它们让人想到了红色娘子军，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海南女人拿起枪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为琼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被广为传颂。我想，用木棉的特征来比拟海南女性，那自然是十分契合的。再有，远古时期的海南黎族先祖们，那些聪明智慧的黎家妇女，在远离中原的孤岛上，就地取材，以木棉为原料，纳线纺布，为家人编织衣物遮体避寒。千百年来，经母系代代相传，才有了惊艳世人的黎锦，为海南，也为自己的民族，留下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和文明。

木棉花开得最多、最集中、最灿烂的地方是昌江。每年二三月份，平日沉寂的昌江会突然热闹起来，虽然没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那番盛况，但也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今年“昌化江畔赏花酷玩季”从腊月末就开始启动，一直持续到年后。在路边，在湖畔，在山间，在田埂，大片大片的木棉花竞相开放，红而不妖，艳而不俗。硕大的花瓣火焰似的往上蹿，远望犹如烈焰升腾，仿佛是春风吹响了号令，让它们集体携手亮相。花儿们落落大方地向世人展示着最靓丽的容颜，一任人们欣赏，打卡拍照。赏花期间，各种黎家民俗活动精彩纷呈，轮番上演。此时恰逢当地芒果开始上市，各种采摘、售卖一同出场，文旅促经济，一派热闹的景象。

海南的三月，春光大好，绚烂多姿，愿一切美好随春风如约而至。

同美女交往

（二章）

□ 蔡旭

与美女合影

本来，打死我也不同美女单独合影。

即使不美的，也不合影。

当然家中的女人除外。

不过不美的女人已不存在。所有的女人都称美女了。

我的影集里，只同名美女合影，同洋美女合影，同真美女合影。

她们太高了，太远了，太美了。

美得无法亲近。美得无法联想。美得不可能产生故事与传闻。

美得很安全。安全得我想扯上什么关系都无人相信。

几十年来，我为这条坚守而洋洋自得。

忽然有一天，在一次联谊活动后排列组合的摄影活动中，一位美女站到我的身边。等不及我的婉言谢绝，我俩的身影已并列在同一个镜头里了。

一段历史结束了。

一个纪录就这样打破。

我只好故作坦然。后来照片寄到家中，妻子见到了，我亦只好坦然。

妻子没有多问，我也无须多说。

相安无事。本来就没有事。

与美女路遇

早晨，我带孙女上幼儿园的路上，常有一位骑单车的姑娘迎面而过。

生活总是简单的重复。每周五次的相逢，我们成了陌生的熟人。

她很漂亮。但从未见过她的微笑，让她的颜值似乎稍减了几分。

我家那位学会了全套礼仪的幼儿园大班生，有一次差点举起了小手，还是忍住了没打招呼。

当然她也不打招呼。没有点头，没有招手，甚至没有笑一笑。

也许是急着去上班，也许是面对不认识的老头与小孩，没有这个必要。

当然我也不必要，无端去同美女招呼或答讪。

偶尔也会没有这样例行的会见。

有时我们出来早了，有时出来迟了。也可能是这天她就没有出现。

我们就感到仿佛少了点什么。

平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平常人的情感就是这样。

对于美好的东西，遇到了就会有莫名的愉悦。

不见了，也会有小小的惆怅。

亲情家事

糍粑，慈爸

□ 刘新昌

起床时，我问儿子早餐想吃什么？他脱口而出，“吃糍粑吧，爸爸煎的糍粑软糯香甜，好吃！”

于是迅速起床准备。倒油、开火、放粑，小火慢煎，直到糍粑两面金黄，鼓胀蓬起，才装进瓷盘中，撒上些白砂糖，一口下去，咔滋咔滋，外焦里嫩，香糯可口。

今年春节从老家返城时，父亲照例将我们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除了宰杀好的鸡、鸭等家禽，还有腊肉、腊肠、猪血丸子等腊货，萝卜、白菜、芹菜、菠菜、香菜等时令蔬菜则洗净后用塑料袋一袋袋包好，码在一个大纸箱内。见后备箱放不下了，临走时，父亲又强塞了一个蛇皮袋在后座上。

我问袋子里装的是什么？“装的是糍粑，回城后记得用桶装着，放上水，不易坏。小时候，你……”

父亲还没说完，我已发动了车，车如离弦之箭将他的话远远抛在后面。

没想到，回城后，儿子忽然喜欢上了吃糍粑，每天早上给他煎上一个，再刷上一层桂花蜜，他吃得津津有味。

看着儿子大快朵颐的样子，猛然想起我也有一段天天吃父亲做的煎糍粑的经历。初、高中阶段，我都是走读，学校离家远，要翻过两座山才能到达，为了不耽误学习，天没大亮就得起床，天黑时才能回到家，一天两餐饭很少在大白天吃过。初中高中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胃像个无底洞，米饭根本不顶饱，蹦跶几下就饿了。父亲就想出一个办法来，每半年春一次糍粑，一次春上两三百个，每天早上用猪油给我煎四个糍粑，糍粑是用糯米打制而成的，既软糯可口，又扛饿顶饱。为了跟上营养，父亲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鸡笼，鸡笼里如果有鸡蛋，茶叶蛋就是我中午的额外加餐，鸡笼里如果没有鸡蛋，那就只能饿到天黑了。

那时，总觉得父亲太严厉，又冷又硬，像个凉糍粑。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席卷中国大江南北，去南方打工淘金成了潮流，很多人中学阶段没上完就到广东打工去了，留下来的同学也无心上学，迟到早退是常事，做不做家庭作业也无所谓。唯独我不能，父亲像个“黑心”监工一样，阴着脸，准时督促我起床、上学，回到家后，又默默地坐在我身旁，监督我写作业、复习、预习。当时觉得，除了煎糍粑时他像个父亲外，其他时光均是个“恶魔”，我所有的努力，就是要离开这个“恶魔”。这种感觉，一直维持到我考上大学，因此当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不是那种“金榜题名”时的成功和喜悦，而是一种“终于逃出魔窟”的欣喜和冲动。

然而，历经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化后，我却不得不感谢那个曾经“恶魔”般的父亲，如果没有他的坚持和督促，或许，我会和某些同学一样，早早地踏入社会，因没有学历敲门，没有一技傍身，可能到现在仍在漂泊，仍在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

都说父爱如山，可我觉得，父爱有时也像糍粑，只有经历过时间烈焰的炙烤、生活之油的煎熬后，才会发现，他那又冷又硬的外壳下，包裹着一颗柔软的慈爸之心。

四季回音

母亲春播忙

□ 刘德凤

母亲常说，春天勤于播种，秋天才有收获。每到春天，母亲便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在田里忙活。母亲是农民，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土地，让母亲精神富足，让母亲幸福快乐。也似乎只有在土地上，母亲才有使不完的劲，展不完的笑容。母亲在农活方面能做到游刃有余，靠近水源的土地该种什么，背阴的土地适合什么生长，她总能了如指掌。因而这些年，母亲种啥都丰收。

早春，万物复苏，也是最适合播种的时候。母亲收藏的种子很多，有街上买的，有朋友送的，还有自己留的，装在瓶瓶罐罐里，被母亲收拾得极好。

一大早，母亲就下田了，她最先播种的是玉米。玉米种子是母亲买的杂交种子，她说，种子要选最好的，这种子虽然贵，但收成高。母亲先将地里的杂草锄掉，再打窝撒下玉米种子和肥料，掩上土。

红薯是第二批种的，她将土地挖出一条条深沟，将红薯种一字儿排开，掩上土，平整夯实，盖上薄膜，便大功告成。

种完红薯，该种蔬菜了。在农村，小菜顶了半边粮。辣椒、茄子、丝瓜、小白菜、苦瓜、苋菜……母亲的蔬菜种子样样俱全。她将它们撒进又松又软又细的土地里，盖上薄膜，便期待着长成幼苗后移苗了。

种下了蔬菜，母亲又忙着种瓜果，母亲种的瓜果品种不多，但绝对够自家吃。她种的西瓜又大又甜，种的香瓜香脆爽口，是夏天里最美的果实。

当然，母亲绝不会忘了播种花生。花生既可炒熟当零食，又可榨出香气扑鼻的花生油，我们都爱吃。花生喜欢向阳的土地，等白菜到了收尾的季节，母亲便将白菜拔掉，将土地平整，撒下花生种子。种完花生，母亲便在田埂边撒上一些绿豆、黄豆、黑豆种子，在土坡上，撒上一些芝麻种子。母亲不会放弃一点点空当，将整个土地种得满满实实。

母亲还说，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有没有用心照管，土地是会证明给你看的。看着母亲忙忙碌碌的身影，我的脑海中，突然就晃动起这么些年来，母亲的田地那一派生机勃勃的图景，不由得心生敬佩。我勤奋的母亲，一直是用一个忙忙碌碌的春天，换回了一个欣欣向荣的夏天，一个硕果累累的秋天。

美食随笔

一篮春鲜

□ 马海霞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荠菜虽是野生之蔬，却是报春的使者，我小时候的春天都是被荠菜“唤醒”的，荠菜返青，是最早的一抹春意。

我妈爱做荠菜饼。每年春天，我妈便去我家地里挖一篮子荠菜，回家摘洗干净，将荠菜拦腰斩断，加入面粉、葱花、盐、花椒面，再磕入两个鸡蛋，加水搅拌成糊，用油煎成饼。荠菜饼味道鲜美、清香，外酥内嫩，吃得嘴唇油亮亮的，小时候舍不得擦嘴儿，总要噘着油嘴儿满胡同串。

我妈会在春天荠菜鲜嫩时做一次荠菜饼，让我们解解馋，平时可舍不得如此浪费油。后来条件好了，我妈平时也给我们油煎菜饼，菠菜也能做、芹菜叶也能做、韭菜也能做、纯葱花也能做，反正只要大大的放花椒面，油煎菜饼的味道都不赖。但我妈每年的荠菜饼还会必做，我也必挖，因为荠菜不挖就被别人挖去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荠菜成了城里人的心头好，他们从城里赶来农村，也挎个篮子到处挖荠菜。鬼子扫荡似的，挖得那个干净呀，有一次一个小团队竟然挖到了我家麦地里，我当然心疼了，要知道我家麦地里的荠菜又肥又大。我高声宣布主权：这是我家麦地，我们还要挖呢。对方竟回我，荠菜是野菜好不好，又不是你家种的，谁都可以挖。

我吵不过她们，跑回家搬救兵，我妈笑着说，让她们挖吧，荠菜尝个鲜就行，咱家山后的地里有一大片荠菜，那个地方隐蔽，外人找不到，随便挖个角就够咱吃的。

我工作后，厂子后面的麦地里“盛产”荠菜，午休时众同事一人揣一个方便兜，成伙结伴挖荠菜，一边挖一边交流做法。有人爱吃荠菜饺子，荠菜切碎加入鸡蛋搅拌，花椒面给足，要多好吃有多好吃。也有人喜欢荠菜、韭菜、猪肉混搭包饺子，有人喜欢荠菜蛋汤，有人喜欢用荠菜做春卷，有人喜欢用荠菜做豆腐羹，真是同样的春天，万能的荠菜，各有各口味。

同事老汪头爱说实话，他说，荠菜有啥好吃的，过去都是穷人吃的菜。他这一句话一下让人联想到饥荒之年，代粮充饥的苦难年代，想想也是，现在人好东西吃够了，讲究营养均衡，野菜地位才陡升的。老汪头话虽这么说，但他每年春天都跟着我们挖荠菜，一次老汪妻回娘家照顾老人，老汪一人在家，从不下厨房的他竟然打电话让妻子远程声控指挥着包了荠菜素馅饺子。问老汪，穷人吃的菜，有那么迫不及待吗？他吧嗒着嘴儿说，一季的东西，吃了半辈子了，若一年不吃，好像春天没过似的。

老汪此言引起了大家共鸣，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的餐桌也丰盛起来，但每到春天，荠菜还是必须打卡的一道菜。荠菜包含着春天原始的味道，大家挖荠菜，挖的是情怀，品的是春光，美食和风景皆未辜负。